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余吕汪闻张方荒  
树人新溪国曼方水

# 黑色激情

何锐  
主编

SHAN  
HUA

中  
篇  
选  
萃



中国文学出版社

黄果树书系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 黑色激情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

黑色激情/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5071-0596-2

I. 与…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11 号

---

## 黑色激情

何 锐 主编

---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71-0596-2/I·552

---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行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谢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 目 录

1. 荒 水      黑色激情
61. 方 方      定数
101. 张 旻      向红
152. 汪 湙      我又见到了约翰和斯通
186. 闻树国      孤独者的温柔之乡
230. 吕 新      家裕兄，已经半夜了
278. 余未人      回望皈依

## 黑色激情

荒 水

### 关于一份回忆录的特殊遗嘱

现在是 2046 年，我已经 68 岁，老境渐增，虽然我并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为此，今年我将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决定从董事局总裁的位子上离开，把它交给头脑更加敏锐的年轻人，我相信，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其时机是恰当的。至于第二件事，则只与我自己有关——写一份回忆录。

当我决心做这两件事的时候，丝毫没有把自己跟“死”联系起来的意识。我自觉身体状况尚佳，肢体和脏腑一如三十年前一样强壮有力，它们并不曾给我寿限未远的暗示，相反我完全有信心再活它二十年。

不过有一点却使我感到不安，那就是该死的记忆力。自从几周前的一天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把那只心爱的紫檀雕花烟斗放在何处，足足过了一个礼拜，却在书房的壁炉台上轻而易举地发现了它之后，我就陷入了这种不安。更糟的是，在昨天晚上我自己举办的酒会上，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显然是老熟人的绅士走来热情地与我攀谈，我却始终想不起他是谁，当然，我尽力掩饰了这一点。他离开后我叫来秘书，要

H . G . S

他告诉我那位绅士的名字，他吃惊地看着我，同时说出一个名字——这名字恰恰是我前一天亲口嘱咐秘书，让他写入邀请名单的而仅仅在十年前，此人还曾经是我的重要生意伙伴之一。

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沮丧的信号。对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我来说，记忆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许多年来，它维系着我的生命，引导我做出每个选择。我无法想象在失去对过去的记忆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正确地从事我过去 50 年以及现在所做的事情，这正是我打算退休的理由。我认为我的这一次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在别人特别是我的亲属看来这样的理由也许极不充分，他们无疑会尽其全力劝说我要改变想法。

同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到要写一份回忆录——趁我的记忆尚未彻底模糊混乱之前——的原因。必须说明，我要写回忆录，与很多名流出于顾影自怜的动机不尽相同，尽管没有人会怀疑一位拥有并领导着一家有着上百亿美元资产的庞大新闻集团的老人可以归入“社会名流”的行列。但是，跟我的那些名流朋友们不同，我不认为自己显赫的一生中经历过很多重要事件，因为那些在别人看来举足轻重的往事，在我心目中却往往有如过眼烟云；我所记得的，并且一辈子都不能摆脱它的，只有一件事，它发生在 50 年前，亦即我 18 岁到 19 岁之间那段光阴。我颇为欣赏的诗人格雷夫斯曾这样说：“有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值得你细细讲述。”对于我的这份回忆录来说，正是如此。

出于种种考虑，我恐怕不得不使这份回忆录暂时置于保密的状态。此刻，我不希望向我的家人原原本本地公开这段经历。那涉及一种个人内心的隐秘，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很难让我在活着的时候向他们当面谈论它，但是，在我死

后，他们是可而且应该了解这一切的。

文稿完成后，我会把它交给私人律师、我忠诚的老友朱为贤先生妥为保管。我要求他在我死后把文稿连同这份遗嘱转交给我的夫人陈萍——她二十五岁嫁给我时，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在此，我很想对她表示如下的歉意：出于种种考虑，即便对她我也从未提起过这段经历；尽管我们结婚二十余年来生活幸福，感情融洽，但在文化背景、个人经历上我们毕竟处于两个时代，我担心我们那代人所经历的一切未必能为她所充分理解。此外还有我们的女儿贺贺，我也想对她说两句——当你在父身后读到这份回忆录时，不要过于吃惊，也许我们的许多举止在你眼里会显得万分地荒唐，但是不要忘记，这恰恰是你父走过的路，设若你父当初未走的话，你们迟早也是要走的，所幸的是，这已由你父和他的伙伴们代劳了。

最后，关于文中记述的那段经历，也许我应该使用“不堪回首”诸如此类的字眼，但在另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实际上我也时常深深怀念着它，怀念我的那些苦闷，无知而不幸的伙伴，他们有的早早地毫无价值地死去了，有的去向不明，无论如何，至善的主定能怜悯这些幼稚的灵魂，他知道那并不是我们的错。

林同济 2046/9/1 宾城

# 1

那是一个燥热的溽暑。

8月23日，B市，阴晦而潮湿的日子。尽管时隔50年之久，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当时整个城市令人窒息的气氛；阳光足足有两个星期没能穿透那弥久不散、像乌墨般稠酽的云层，气压低得足以使每个心脏状况不佳者活不下去，温度一

直在摄氏 38-40 度之间徘徊，居高不下，而那场反复被气象台论证为势在必然的该死的“大到暴雨”却憋在那儿无论如何下不来……

中午，在鸿宾堂吃罢饯行宴，我爸、我妈，还有他们的一群狐朋狗友，驾着各自的汽车——从“凌志”、“本田”、“富康”到“切诺基”应有尽有——浩浩荡荡驶往新建的火车西站。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即将前往远在 2 千公里之外的宾城“春秋私立大学”注册的新生，送上南下的火车。

不言而喻，那个新生就是我。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日子。其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我即将从贪玩放纵的孩子变成一个大学生，平心而论，我对这一新的身份丝毫不感兴趣，实际上，它只会给我以滑稽之感。在我爸兴高采烈驾车的途中，我暗中所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一个酝酿已久的足以改变我的未来的重大计划，而这个计划显然是不能说与人知的。

我不禁回想起几天前，我爸、我妈、还有我，一块儿讨论关于我前往宾城的交通工具问题时的情景。他们坚持要给我去买飞机票，却被我断然谢绝了——我以果敢坚执的口吻对他们说，无论如何这趟旅行我必须乘坐火车，尽管路程由此会变得缓慢漫长，使人疲劳，但我不能放弃这样一个纵贯南北饱览祖国壮丽河山的良机。他们惊讶地看着我，我妈甚至激动得连眼眶都微微湿润了，我爸则用力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好儿子，有志气！”他们很少会信任某人，实际上，在多年的生意场上，彼此欺瞒正是他们成功的法宝，然而他们却无条件地信任了我。我并不忍心欺骗他们，然而，我假惺惺地做出的上述姿态对于实现我的秘密计划关系重大，于是，我只好如此。我的这一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这会使我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独立意识和成熟起来的个性，从而间接地并且最有效地堵住了我妈的嘴，使她再也没有机会重新亲自送我到宾城的要求；其次，据我推想，当我到达宾城之时，机场和火车站的截然不同的客观环境对我是否能够及时脱身，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早已安排好了当地的一个名叫彭志国的商人在那里等候接我，负责开车把我送到“春秋私立大学”，帮我办妥一切入学手续，直到我住进宿舍为止。我讨厌这种安排，如果依照我自己的计划，一旦火车从B城开动，我就不打算再见到一个认识我或者知道我的人。

当然，我所讨厌的事情远远不仅于此。

6年前，我12岁由小学升初中时，便被迫开始承担一种责任。刚刚发了财的我爸不由分说，硬是花了5万元把我弄进B城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对于我的抗议他只是这样说：

“嘿嘿，傻儿子，还不乐意哪？你算是赶上好时候啦！搁在从前，就冲你那成绩，进得了这种学校的门儿？多亏了人家现在搞活了，你老子碰巧又掏得起这笔钱！好好念书，别不求上进，你爸你妈没圆过大学梦，全指望你啦，知道吗？”

瞧瞧，他想得倒挺美。凭什么他俩口子的梦该由我替他们圆？况且我也实在看不出这梦干嘛非圆不可。不错，我爸我妈都只是初中生，可还不照样挣大钱？我小学同学中的父母倒有一些是念过大学的，但谁也不如我爸我妈挣的多。所以我就照实把这想法说了，我妈听后一虎脸：“钱？钱算什么？钱挣得再多也做不成体面人，想做体面人，就得上大学，然后再读个硕士博士什么的……”去他的，我才不在乎是不是“体面人”呢——我心里这样想，不过嘴上可没敢说出来。我明白，我爸我妈这笔钱既然花出去了，硬顶是没用的，但我打定主意：他们可以把我塞进那所破中学，但这个

学怎么上、书怎么念却将由我来决定——一句话，该混我还照混不误，反正他们也不能拿我怎样。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学校里的老师跟我的态度不谋而合，他们压根儿不在乎我用不用功、成绩好不好、考试作不作弊，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始终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心里一清二楚，对他们来说，我这路学生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创收来源罢了！而我也乐得自在，除了体育课，就没有别的课能吊起我的兴致，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玩乐上，平时的作业不必说全是抄的，到了测验、考试的关头，我就不惜重金收买那些功课好却缺钱用的同学……就这样，凑凑和和就把三年初中对付了下来——升高中时，学校又让我爸交了8万元，而我也以不变应万变，照着原样儿再混了两年。半年前，眼看高中就要毕业，我爸我妈郑重其事跟我谈什么高考的事，这时，我情知瞒不住了，不得不郑重声明：整整五年，我那成绩单上没有一个数字是真的。他们着实气得不能轻，我爸还险些动手打我。照理说，他们这下该死心了吧，该如梦方醒了吧，结果不！两个月前，我爸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宾城办了这么一所“春秋私立大学”。招生广告非常富于蛊惑性，号称广延海内外名师，凡赞助15万元以上者，其子女可免试入学，而其文凭则不单单国内认可，连什么新马泰一带照样吃得开。我爸一咬牙，跟我妈说：“就让同济念这所大学吧，他若能成才，是咱俩的造化，即便成不了，权当给他买个身份罢！”起初，我死活不答应，可我妈成天噙着泪劝我，最可恨的是我爸，居然以不认我这个儿子相要挟，总之，我是给他们逼得走投无路。

也不知哪一天，我突然间灵窍大开，突然发觉自己有多傻。于是，我主动找他们谈这事。我说：“爸，妈，我实在

让你们闹烦了！这样吧，我可以去宾城，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说嘛，什么都好商量。”他俩一听，迫不及待地催促着。

“你们得给我一笔钱。”

“那当然！”我妈响应道，“爸妈还能短了你的？”

我爸就谨慎多了。他问道：“儿子，你想要多少？”

“10万。而且得马上给我在宾城银行单独开一户头把钱存进去，不拿到折子，我不走人。”

这数目显然令他们大出所料，俩人吃惊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爸问：“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妈问：“能少点儿不？”

我当然早有准备，侃侃答道：“你们嫌多，可我还嫌少哩！我这一去，等于独立成了半个家，冰柜、彩电、手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之类，什么不得置备？也许还需要添一辆摩托——我听说那儿人都骑摩托，不骑自行车的。这是其一。再者，你们应该知道，进这种私立大学的主儿，都不是等闲之辈，要是你们儿子平时手头没个三五万，怎么见人？”

我妈频频点头，瞅着我爸说：“儿子说的也是。”我爸虽没直接表态，我肯定他心里同样感到我的这番宏论颇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过两天再说吧。”他故作高深模棱两可地说。当爸的就这副德行，时不时得拿点架子。这我懂。

过了几天，我爸直接把一个红色硬皮儿小卡塞给我“拿着。”我打开一看，1的后头整整6个零，一分不少！这也是当爸的另一种风格：雷厉风行，嘎巴干脆。

“听着，小子！”乘我喜上眉梢之际，我爸喝道：“到了宾城，可别给我胡来，吃喝嫖赌一样不准沾，少出校门。我已经跟你彭叔叔讲好了，让他做你的监护人，每礼拜你得向他做一次汇报。记住了吗？”

“没问题，爸！”我满口应承，只要存折拿到手，我就对他百依百顺。

此后直到动身离开B市这段时间，我尽已所能搜集到所有有关宾城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研究它们。我爸我妈见了，高兴得不行，我妈还当着我面对我爸夸道：“咱同济这回真的变了一个人啦，瞧人家准备得多仔细，一定是下了决心要像模像样地过上四年哩！”我听了暗地里肚子都笑疼了。

经过一番周密研究，我总算把宾城的地理形势弄出了眉目：这是一座地处热带、背山朝海的发达的中等消费性都市，它大约三分之二的部位面向湛蓝的洋汀内海展开着，其海岸以遍布着开阔而细腻洁白的沙滩著称（许多沙滩尚处于未开发状态，人迹罕至），高大挺秀的椰树永远青翠；在它的身后，则是林草茂盛的崇山峻岭，但公路发达，从公路直抵山区腹地，可以造访至今仍旧保持其民俗风貌的彝、苗山寨，著名的九头山云雾缭绕、扑朔迷离，极具野味；而它的城里则楼馆林立，不论豪华奢靡之夜总会还是粗犷昏黯之小酒吧，应有尽有，真正称得上是一个销金寻欢的好去处……我不禁拍案叫绝，确实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地方了！

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B市剩下的几天简直就度日如年。此刻，8月23日下午2点15分，我终于即将熬到了头。再过两分钟，火车就要开动；我从空调软卧车厢密封的玻璃窗内，对着站台上——一脸悲戚的我妈、强装镇静的我爸以及他们那几个无所事事的狐朋狗友一再挤出微笑——这种表

情我差不多已经保持了将近半个小时，半只腮帮子恨不得要抽筋。我不下 20 次重复过请他们回去的话语和手势，他们却熟视无睹，死活要等到火车开动的一霎那。感谢上帝，列车终于笨手笨脚地挪动起来，我赶紧朝窗外草草地最后挥一下手，随即一仰脖靠在富于弹性的软席背上。我分明看见了我妈正一溜小跑徒劳地追逐着越来越快的列车，但我的心思早已不在她的身上。我满意地抚摸着皮制密码箱光洁的表面——那里面装着我的有着 10 万元存款记录的存折——微笑着对自己说：“新的生活从此开始！”

那一天，我刚过完 18 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 2

火车足足跑了三天三夜才疲倦不堪地驶进宾城火车站垃圾遍地的月台。

在迈出装有空调的车厢那一刻，我险些没被宾城灼热的气浪薰晕过去，但我顾不上这些，在大约三四十米开外，我一眼瞥见了彭志国——我爸所称的我的“监护人”——那发亮的脑门和圆滚滚的肚子，他正眼巴巴地朝 7 号车厢里面张望着，那的确是我乘坐的车厢，只不过，我多长了个心眼儿，早早离开了那儿，改由 9 号车厢下车。我牢牢握住密码箱的把手，混在人流中步履匆匆径直朝出站口走去。

出站后，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附近一家银行，准备悉数取出那 10 万块钱。根据我事先的估测，当彭志国最终空手而返时，他无疑会立刻拨通我爸的电话，向他通报没能接到我的消息，但我断定，他们绝难料及我会就此失踪，相反，一定以为事出偶然，像人多杂乱一时走散如此等等；然后，彭志国大概会赶往“春秋私立大学”新生报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等他终于弄明白我压根儿就没去报到，至少也是天黑以